

艾芜

艾芜全集 第09卷
短篇小说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芜全集

第九卷

· 短篇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芜全集. 第9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53-9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030号


艾芜

AIWUQUANJI

全集 09 短篇小说

DUANPIANXIAOSHUO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
编辑统筹 郭 健
责任编辑 王 冉 贺 树
责任校对 刘姝娇 舒晓利 文 诺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
封面设计 任 熙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出版发行  成都时代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5mm × 230mm 1/16
印 张 26.75
字 数 400千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53-9
定 价 9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锻 炼

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……003

锻 炼……016

火车上……028

校 长……038

逃难之前……052

老爷太太……062

黔桂车上……068

回 家……073

夏 天

夏 天……099

幸 福……114

洋河大渠……123

高高的山上……135

还乡记……153

伏龙的神……170

渡口行……175

狱中记……184

未 刊

父 女……209

迷 路……213

星期天……220

郭小惠……240

寂静的群山……249

甘蔗收割的时候……261

曼沙江的两岸……272

无题一……307

无题二……309

返唐山……313

还 乡……321

别离曲……329

欢迎会……335

小客栈内……339

光棍婆……343

龙子彪……346

慳吝人……350

八百勇士……354

大掌柜……358

散 兵……361

报 仇……379

无题三……385

凉 亭……388

羊……396

一个小小的女孩子……401

大江边上……406

好管闲事的厨子……409



锻

炼

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

芒果树张开一身浓绿的枝叶，就像抱鸡婆带儿似的，荫庇着脚底下石砌的水井。

邻近的金塔，丝毫不怕热辣的阳光，竟从椰子棕榈林中，高高伸出头来。仿佛踮起脚尖，要瞧什么稀奇似的，直朝井这边窥看着。

井栏周围铺的石板，常是浸湿的。石板缝里伸出细细的野草，总爱沾着水珠，象牙色的脚板，棕黄色的脚板，将它们闯落不久，从棋盘格印花布的统裙上，从水红色的绸质统裙上，洒落下无数雪白的水花，重新把叶片装饰起晶莹的珠子。

许多木拖鞋，画着青色花纹的，绘着黄色花朵的，素朴的只是钉着树胶带子的，都点缀在微有苔痕的泥地上头，就像看热闹的小孩子一样，围在井的周遭。

杂在一道冲凉的男女笑声，水桶在石砌井栏上的砸击声，水花溅落在石板上的淅沥声，和着芒果树梢头呻吟的蝉声，时时播送到炎热笼着的椰子棕榈林外去，勾起村中中间歇气的人们，也渴想提起水桶来趁热闹。

村子尽头的江边城市，因为响来了警报，同来冲凉的男女，便赶忙走回家去；但玛景她那微微棕黄的瓜子脸上，却现出什么也不知道似的神情，还在朝井里打水。她围着条水红色的绸质统裙，从胸口到膝头下边，都全遮掩着的，其余则赤裸在外面。她把水桶提上来，就用淡青色的洋瓷碗，舀水来从胸口淋到脚下。水红色的统裙，早已湿透了，紧紧巴在身上，乳头在绸子里，隐隐拱起，别个女伴回头来催她：

“玛景，你还没冲够么？快躲呀！你又是穿的红笼基！”

玛景不以为然地笑着说：

“怕什么，还没放紧急警报哪！”

站在井栏对面的巴郤，裸着上身，围着红蓝相间的条纹花布统裙。周身也已淋湿透了，他正拿肥皂来擦抹身上。棕黄的手腕，刺着一团蓝色的花纹，手指缝里冒出雪白的泡沫，就像螃蟹吐的白泡子一样。他听见警报，便赶忙拿水来冲去肥皂泡沫，以便迅速走开。玛景却一面提水上来，一面对巴郤嘲笑那些回去的人说：

“他们真是胆子小！我看：日本飞机不见得就会来的！”经她这么一说，巴郤倒不好意思马上走开了，何况身上的垢腻又一直还没有洗干净，便只好再用肥皂来搓。玛景便一面淋水，一面把好一阵就要问的话说了出来：

“在那里面，也准许冲凉么？”

巴郤不停手地抹着肥皂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回答：

“一个月一次吧，是准许的，可哪有这样爽气的地方呢？四面高墙，一息手，就热了起来。”

“也准许读书么？”

“可就没有这分福气了！”

“呵，那么三年来，你怎么过呢？”玛景停着手没再冲凉了，“一本书都没有放在手上——在外头，你不是那么地爱着书么？”

“但那并不是在自己家里呵！”巴郤竭力隐着自己的讥讽，微微笑着说，“一个人有些时候，可以用不着书本子的。”

“那么，三年以来，怎么过的呢？……”玛景等了一会儿，见他没有回答，就又问道，“就这样整天光起眼睛坐么？”

巴郤把水向头上淋了几下之后，才又微笑着回答，那嘴角上，已掩不住地把讽刺流露一点出来：

“不光起眼睛坐，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“呀，真亏你！这叫我早就病倒了，坐那么长长三年！”

“三年算什么！”巴郤把拿肥皂的手，指一下椰林的佛寺，大声笑着说，“释迦牟尼不是从我们小时候就坐起么？如今你看他，可皱一下眉毛！”

“那是佛呀！”玛景嗔责地笑着说，“我记得你以前，不这么爱说笑话！”

“我在里面练习出来的……就全靠这么讲笑话，才度过这三年不愉快的时光。”

“同哪个讲呢？你妈妈回来告诉我们，不是说你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么？”

“同我自己！”

“你又在讲笑话！……同我正经点讲吧！我觉得英国人把你关坏了。”

玛景又重新舀起水来，从肩头淋到脚底下去：

“不同我，又同谁呢？……整年整月，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！”

“那么，你怎么讲呢？——天才知道，一个人会同自己讲笑话！”

“你到那步田地，你就晓得了。”巴郤敛着笑容，略略皱一皱眉说：“我才进去的时候，四堵壁头围着我，不说看不见这芒果树，这芭蕉叶，这椰子林，就是连那到处都现着的美丽的蓝天，也在我眼前消失掉了。我没法子，我只好拿释迦牟尼说的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’来安慰自己。真的，我就这样硬朗起来。……可是有时候，一到黄昏日暮，乌鸦在近边的林里叫着，庙子里又传来祈祷的钟声，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燃着灯火的家了，心里就凄楚得快要掉泪。我没法子，我只有尽量想些话来鼓励我自己，甚至嘲笑我自己。我对我说，连佛都想效法的人，为什么还像小孩子一样的哭呢？学佛一样大无畏的人，可不作兴这样呀！就这样开始了我来对自己讲笑话！”

“唉唉，不要讲了！”玛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现着愤慨的神情，话还没有说完，恰好村子尽头那面的城市里，突然传来紧急警报的声音，巴郤拿干毛巾急急忙忙地擦身上，一面又仓仓惶惶地看看远处的天空，想发现敌机飞来的影子。

靠在城市埠头的小轮船，载着市上的英国官吏和印缅职员，以及他们的家眷，急忙向伊洛瓦底江上游，有着山峡的江岸驰去。黄色烟囱的轮船，尾飞着点点的海鸥，以及洋溢着白色波澜的江水，都可以从一排排棕黄的树干之间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玛景瞧着江上，恨恨地说：

“那些该死的英国人！我唯愿拿跟日本飞机，连船连人都炸个粉碎！”

巴郤迅速地跑去，把一条搭在香蕉叶上的干统裙，拿来从头上笼起，一面就将围在身上的湿统裙，从脚杆退下。同时还对玛景大声地叫道：

“喂，你还在瞧些什么？快些换下，你那条红笼基多打眼呀！”

玛景掉回头来，反而笑巴郤道：

“你那样慌做什么？简直像初来此地的生客一样！”

玛景不但没有立刻换下她水红色的统裙，还把桶内未曾舀完的水，拿青花洋瓷碗舀来一碗一碗地淋到身上。

一直没有听见飞机到来的声音，而这面前的少女却又这样勇敢，这么从容。巴郤便无形中也把一颗惊跳的心镇压下去了。他随即问玛景道：

“我，就作算是生客。为什么玛描玛雅金她们也躲去了呢？”

玛景立即把头一偏，骄傲地说：

“她们是她们，我是我呀！”

巴郤便恳求地说：

“玛景，不要再充狠了！就作算你是全镇市——不，全缅甸最大胆的女郎，好不好！”

在平时，玛景要是听见一些男子在这样阿谀她，她会纵声笑了起来，一面责备地说：

“我不喜欢听你们这些空话的！”

现在这话却出自三年来她所景仰的一个英雄嘴上，便禁不住很是高兴。因为巴郤被捕的时候，玛景就知道他是为了缅甸的独立，才遭了英国政府的毒手的。然而她的脸上却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平平静静地说：

“不要紧，日本飞机还没来呀！”

巴郤已把她搭在芭蕉叶上的干毛巾和水绿色的围裙，双手拿着送来了，像母亲责备不听话的小孩子似的，那么催促地说：

“玛景，听我的话，快快换上，不要这样看轻自己的生命，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，我们年轻人应该活得长命一点……”

玛景只接着干毛巾，一面指着头上的芒果树，带着确信的样子说：

“不要紧！有这座天做的帐幕，保护我们，还怕什么！”

巴郤便指着近旁椰子棕榈林中，那个在阳光里面放着灿烂光芒的金塔，大声着急地说：

“那就是个大目标呀！要是离远一点，也还不要紧！”

这时南面的天空，有着嗡嗡嗡嗡的声音，越响越分明起来。巴郤不待她换上干统裙，就要拖她离开这挨近目标的地方。玛景连忙朝四周看了一下，才小声地说：

“巴郤不要急！我告诉你，就是挨近这个金塔，我才不怕哪！”

巴郤不理睬她的话，只一面拖一面责备地说：

“你怎么还这样的迷信呀！就是释迦牟尼活着，他也要躲敌人的轰炸的！”

“你不要急呀！你还没有听懂我的话！”玛景脱开他的手，很敏捷地拿过水绿色的统裙来换，一面又挨近巴郤的身边，小声地说：

“你千万不要讲出去，人家捧基同加攀里士^①交涉过，炸弹不会乱丢的。”

巴郤吃惊地问：

“哪个告诉你的？”

日本飞机越响越大声了，玛景换上水绿色的统裙，一手拿着换下的湿东西，一手便拖着巴郤走，同时现出不容对方分辩的脸色，强迫地说道：

“跟我去躲躲吧！我不会骗你的，你相信好了！”

因为敌机把他弄慌张起来了，这时巴郤只好跟着玛景乱跑，他是昨天才回到家乡来的，什么地方有防空壕，什么地方好躲敌机，他还一点也不熟悉，但他跟着跑到一座大门时，抬头一看，见是庙子，便惊吓地叫起来：

“你怎么搞起的？倒把我带到塔底下来了！”

“我不会害你的！……你不相信么？”玛景立即凑近他的耳朵边上，略带生气似的口气说，“那个事情，是我爸爸告诉我的！……你去看，我们一家人都躲在这里！”

^① 捧基：缅甸语指和尚。加攀里士，指日本。

两人吧嗒吧嗒地响着木拖鞋跑了进去，一个小和尚看见了大声喊道：

“喂呀，你们没脱鞋子哪！”

“呵呵，一急就忘记了哩！”

玛景立即躬下腰去脱掉，巴郤踌躇一下，也随即赤起了脚。这是缅甸自古传下来的风俗：到寺里去礼拜大佛，以及过人家去做客，都须进门脱下鞋子。这种风俗，缅甸人极其注重。先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，到缅甸巡阅，缅甸人向她有过三大要求：第一项是属于政治方面的；第二项是属于经济方面的；第三项便是女王若上仰光大金塔去参观，必须脱下鞋子。

玛景的母亲和妹妹兄弟以及一些小和尚，都立在庙子的房檐底下，仰头观看飞机。母亲老远就在责备玛景：

“你怎么冲那样久呀？飞机到了你才来！”

玛景没有回答，只一面走一面把手掌遮在额头，仰起脸瞧，屋前长着棕榈椰子菩提树，满地绿荫。飞机嗡嗡隆隆的声音响远之后，一片蝉声，显得寺院十分幽静。

玛景的母亲同巴郤讲了一阵，就笑着说：

“还是同从前一样来玩吧！我们家这些小孩子，差不多三年来常常提到你哩！……玛景的爸爸要是晓得，他今天就会赶回来哩……”

玛景的弟弟忽然指着天空，大声惊叫起来：

“那不是飞机么？”

惹得玛景的妈妈也停止了说话，赶忙叫孩子站进一点，她怕飞机看见了人，会飞下来投弹。

玛景从棕榈枝头看出去，瞧见晕着一层阳光的粉蓝天空，确有一只小小的黑色飞机，在缓缓盘旋。接着看见飞机的两翼，闪动了几下，立即恍然大悟，把蓬在额上的手，放下来拍着，一脸欢快地叫道：

“你们来看怪飞机呀，翅膀一闪一闪的……等下还会下来抓鸡仔哩！”

“岩鹰呀！这骗人的鬼东西！”

玛景的弟弟，也看个明白了，笑着骂起来。

捧基巫南底亚也走出来看了，他披着黄色的布袈裟，左臂完全袒露出

来，手里不住地数着念珠，听见玛景她们在说话，便带着晓谕的神情，笑盈盈地说道：

“世间一切现象，全是由于心里想出来的。从后，再不要惊慌了，加攀里士的飞机，你们把它当成岩鹰就是……呵呵，巴郤君，你出来了！欢迎！欢迎！我前回说过，巴郤君自由的时候，我们的缅甸也将自由了，现在果不其然！”

玛景却现着怀疑的脸色，向着捧基巫南底亚说道：

“捧基，请原谅弟子的愚昧！现在说是缅甸自由了，弟子还很不明白，弟子只觉得我们缅甸人又在遭劫了！土瓦和毛淡棉那边，缅甸人不肯修路，给加攀里士杀得不少呢！”

捧基巫南底亚微微笑了一下，正如一个聪明人在笑对方的愚昧一样，向玛景说道：

“你们总爱相信英格里士的话！他们的报纸，我说不要看了，你又在看！”

捧基巫南底亚脸上虽是表现得温和，但声音却说得十分威严，弄得玛景不禁红了脸，但她并不就此屈服，她是个心性好强的女郎，仍然把她要说的话说了出来：

“但是加攀里士的飞机，炸死我们缅甸人，却的的确确是个事实哪，颇宁一家人炸死，这是我亲眼看见过，捧基也不是没有看见过！”

捧基巫南底亚仍然保持那种讥笑对方愚昧的态度，微微笑着说：

“从不自由到自由的时候，总难免流血的！而且那么高的地方投掷炸弹，就是神仙，也不会没有错儿！”

玛景很是不安地说：

“那么，照这样说来，这里怕也不好躲了吧？万一投错了呢？”

捧基巫南底亚看了一下屋宇背后的金塔，想说“有这么显明的标记，哪里还会错投？”但因不便讲得，只好改口说道：

“你且听着，佛法无边广大，我辈僧俗人等，幸托保佑；只要你们善男子善女人诚心诚意，礼拜我佛如来，我敢断言，炸弹不会落在此地的！”

玛景在平日只要母亲递递眼色，也就可以不讲下去了，但今天有了巴郤在场，便不愿意自己认了输，所以又向捧基巫南底亚说，语气则尽量地使其委婉：

“捧基，请你开导弟子的愚昧！我们都晓得颇宁就是一个道地的佛教徒！年小的儿子，还送在庙里去学和尚。他的女儿玛媚，放假回家的时候，天一见亮，就站在门口，舀着鱼呀肉的，一大早晨都在布施僧人，谁也没那么虔诚，为什么她们一家人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玛景声音有些哽咽起来，眼角忍不住冒出了泪珠，因为玛媚是她中学里面要好的同学，惨死的时候，她跑去看过，哭过一场，如今一提起来，还要使她忍不住泪落心酸。

捧基巫南底亚并没有立刻回答她，却转回头去，向她的母亲，略略皱起额头说：

“英格里士办的学校，实在进不得！”

然后又转回头去向着玛景，用威严的声音，开导愚昧那么地说：

“佛教徒！哪个不是佛教徒呢？实在说来，要有真正信心的，那才算得上呀！”

玛景的母亲不再用眼睛来制止她的女儿，却立即向捧基巫南底亚奉承道：

“是的呀！那全靠一片信心！你心不真诚，斋僧拜佛，都是没用的！”

巴郤早不愿意倾听她们这一番问答了。便和玛景的弟弟妹妹走到椰树稀少的地方，去看天空，到底有没有飞机的影子。他们走近一间树下的小屋，刚要站着，突然小屋里面跳出一只戴链子的恶狗，发怒地向巴郤扑来，张嘴露出锋利的牙齿。这只爱咬人惹祸的狗，人家本要把它打死的，住持和尚却发慈悲心，牵回庙上来喂养，但它野性难改，看见生人走过的时候，便要跳起来咬。这时，小和尚看见狗在扑巴郤，便立即扬声叱骂，巴郤也赶忙跑开了。玛景的妈妈便笑着向巴郤恭贺地说：

“你真是运道好，算得喜上加喜了，要不是我前天捐根铁链子来套它，今天有你的！上次……是不是五六个月前？捧基……有个日本捧基来这里，

它挣断索子跳出来咬，幸喜赶得快，只撕烂人家的笼基！……不，我说错了，是咬烂了裤子，人家日本捧基是不穿笼基的。”

玛景的妈妈，说到尾后，便不自禁地好笑起来。巴郤听见狗撕烂了日本和尚的裤子，便也笑着说：

“这倒是条好狗喃！”捧基巫南底亚略微仰着秃发的头，向着屋檐上的棕榈树枝，现着回忆的神情，吟味似的说：

“那……怕是……去年泼水节的时候吧！”

玛景却像受了委屈似的，仍在含着眼泪，独自喃喃地说：

“我们在仰光的时候，一到礼拜天，她就定要约我上大金塔，去到佛前献花。那样的人，都说没有信心，真会叫她地下都睡不安的！”

巴郤听见她还同捧基那么认真地缠个不清，便想把这番严肃的辩论，变成一阵轻快的笑谈，就接嘴说道：

“这是没法子的！如今到处都在轰炸，连十八层地狱，都要炸穿，还想在地下安睡哩！”

这使得捧基巫南底亚也笑了起来，他不愿意再开导这个固执的少女了，想变换一个谈话的题目，就把拿念珠的手，向巴郤伸出一下，做出邀请的姿势说：

“来！我们还是进去谈一谈时事吧？”

接着又向玛景的妈妈她们说：

“大家都进来坐一阵，飞机怕不会再来了。”

巴郤他们赤脚尾着走了上去，捧基巫南底亚缓缓登上楼梯，一面扬着愉快的声音说：

“巴郤君，你还记得，三年前有一天夜里，大约离你被捕的前一月，我们在这楼上的聚会吗？那时连咳嗽都不敢大声……想不到今天……”

一只黑得发亮的乌鸦（比中国的乌鸦小点），正如它的同类一样，不但飞在街头，抢吃人头上顶的食物（缅甸人总把东西装在篮子里，顶在头上走路），还趁楼上没人在的时候，飞了进来偷食东西，现在看见人进来，便赶忙从西边窗子飞了出去。捧基巫南底亚便指着那只掠过林梢飞向江面去的乌